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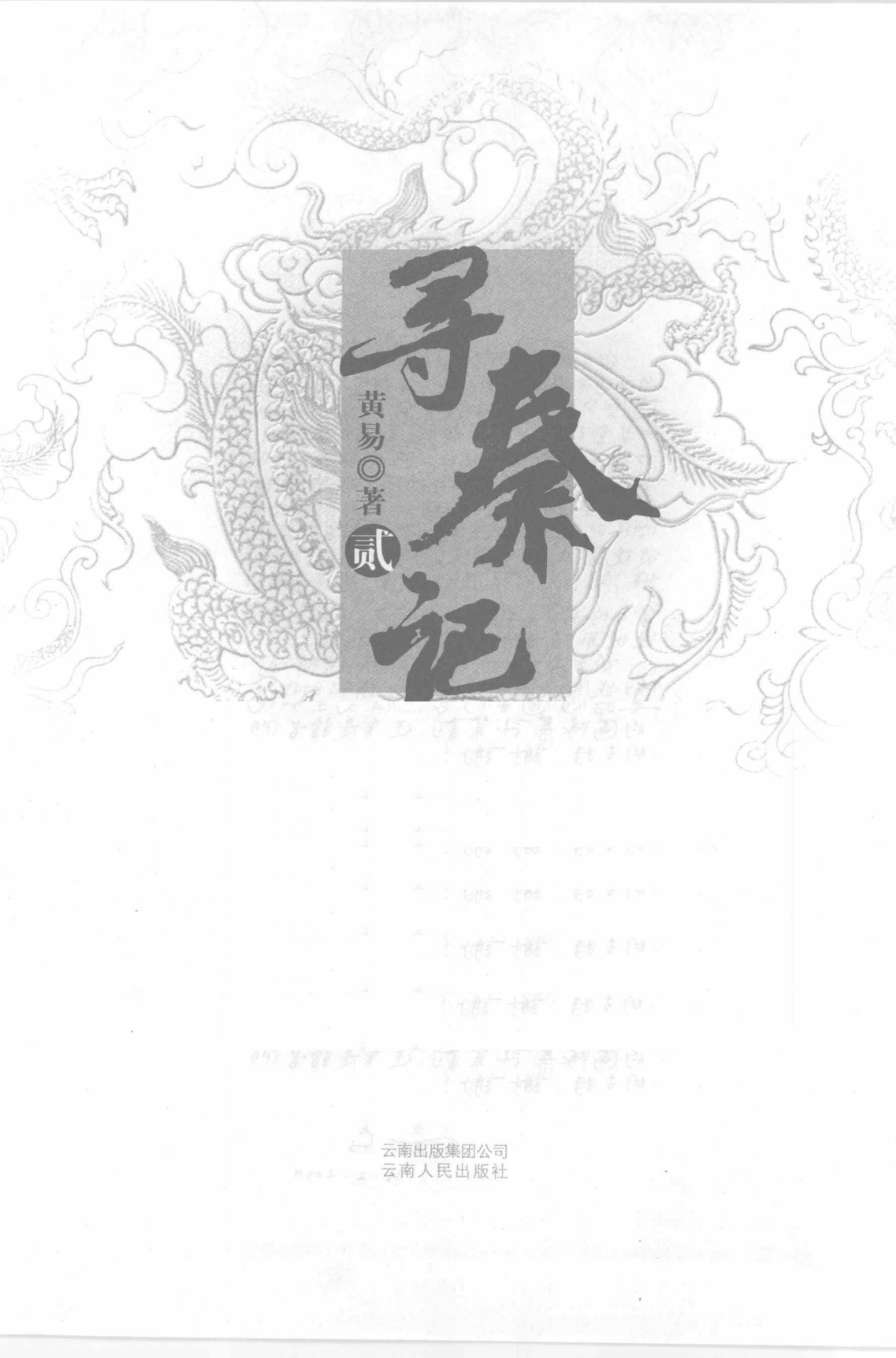
寻秦记

黄易◎著

贰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寻秦记

黄易◎著

贰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秦记.2 / 黄易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810-1

I. 寻...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33590号

寻秦记 贰

黄易 著

策 划: 英特颂

责任编辑: 周 琼

责任编辑: 马 清

熊 凌

特约编辑: 余 红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开本	1/16 680 × 980
印张	19.75
字数	360千字
版次	200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5810-1
定价	26.00元

序

從《破碎虛空》到《封神記》，二十八年來的共與離，真的是一言難盡。在《破碎虛空》前，我從來沒有寫小說的衝動。中學會老前的十年時代，生活平凡單調，打破苦悶的唯一辦法，就是躲在家中對着武俠。母親認為我是沉迷書卷，無可救藥。只有我自己明白，在那個不受時代局限的書海天地裡，我得到了沒法從現實或課本中得到的啟發，無限地擴充了我的視野和生計。接著是國共會考的激烈戰鬥，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我取得超越理想的好成绩。

於香港中文大學工作的十年間，武俠小說隨入低潮，如遂性情科幻作品，直至八十年代下半段出了《破碎虛空》，才重現武俠的熱情。我來了，只是轉應了創作者和讀者的身分，但那時作本港最當風騷的作者。一天清晨起來領着狗兒往山上跑，當抵達臨河碼頭漁港的山頭，一艘漁輪正好駛進港口。這一切是遠離塵囂的寧靜漁村，另一切是繁喧的城市，如果我不用乘漁輪往那班上班，會是怎樣的滋味？就是這樣我脫了離職信。

由離信到今天剛好是二十年，適逢敝作在大陸整理出版，不由憶起舊事。今次的結集，全賴上海某時碩園書的袁杰偉先生和他的團隊厚謀策劃，還蒙是讀者們的支持，謝謝！

✱

18.1.2009

序

从《破碎虚空》到《封神记》，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真的是一言难尽。在《破碎虚空》前，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生活平凡单调，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无可救药。只有我自己明白，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无限地扩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

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武侠小说陷入低潮，我遂移情科幻作品，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破碎虚空》，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只是掉转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一天，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

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不由想起旧事。今次的结集，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谢谢！

黄 易

2009.2.18

目录

第一章 疑无路处 001

第二章 奇谋妙计 028

第七章 落难姐妹 162

第三章 咸阳风雨 055

第八章 楚国强徒 193

第四章 巧结奇缘 087

第九章 迎刃而解 223

第五章 重回邯郸 110

第十章 便宜夫人 256

第六章 远方来客 136

第十一章 扭转局势 285

第一章 疑无路处

吃过早点，项少龙往见乌氏倮父子，乌卓和陶方没有在场。他记起与赵穆接触的可疑楚人，知道两人此时或许在为此事奔波。当他报告了昨晚见到朱姬的情况，乌氏倮父子沉吟起来。

乌应元皱着眉头道：“这个女人非常厉害，没有男人能逃过她的引诱。但是郭开岂敢如此斗胆，那里的婢仆应是赵穆的人，他这样做登榻之宾，怎么瞒得过赵穆？”

乌氏倮道：“赵穆很多事都放下去给郭开办，那里的人说不定是由郭开一手部署的，因而肆无忌惮，监守自盗。”又对项少龙道：“你那两名新收的家将是难得的人才，好好地笼络他们，财富女人，可任他们要求。”

项少龙唯唯诺诺应道：“我晓得。”暗忖若纯讲利害关系，怎么可持久相依？

乌应元道：“少龙现在似乎可轻易把他们母子接出来，问题只在如何离开邯郸，沿途又如何逃过追兵的搜捕？”顿了顿满心疑虑地道：“这是否太容易了呢？”

项少龙只担心另一方面的事，道：“我们乌家有这么庞大的亲族，眷

属不下千人，怎么逃得出赵国？”

乌应元微笑道：“我在两年前便安排妥当，乌家生意遍布天下，一直以来，不断有人被迁往别处去管理生意和牧场，最近更借口开发新的牧场，把廷威给送出去，免他花天酒地时泄露口风。”

项少龙心中恍然大悟，难怪见不到乌廷威，道：“赵王既知岳丈和吕不韦交往的事，现在我们又不断把家族的人调离邯郸，不怕让人起疑吗？”

乌应元道：“他们始终只是怀疑，从没有抓到什么真凭实据，而且无论郭家或我们，均与各国权贵有往来，还不时为赵王进行秘密外交，若非赵穆从中煽风点火，和吕不韦建立交情哪算得上一回事？”

项少龙更是不明白，问道：“赵穆为何欲除我乌家而后快？”

乌氏倮一掌拍在几上，愤怒地道：“还不是郭纵这家伙从中弄鬼，不知从哪里查到我们族谱内有秦人的祖先，又得知乌氏乃秦人边地一个大姓，自此赵王对我们猜忌日深，赵穆只是顺应赵王心意，落井下石！”

项少龙至此弄清楚来龙去脉。

乌应元回到先前的话题道：“郭开既已秘密搭上朱姬，得怎样想个方法，利用此事打击郭开和赵穆的关系。若没有郭开给赵穆出坏主意，赵穆会容易对付许多。”

乌氏倮嘴角逸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意，道：“这事容后再说。”转向项少龙道：“你最好想个较具体的计划，今晚见到朱姬时取得她的信任，以后合作起来就会容易一些。”

下人来报，有客人找项少龙。项少龙心中奇怪，究竟是谁来找他？项少龙这时在乌家的身份更胜从前，俨然为乌氏倮、乌应元之外最重要的人物，因此，就在主宅大厅内接见客人。出到厅堂，来的竟是少原君的旧将刘巢和蒲布两人。

项少龙大喜，上前把两人扶起，惊喜交加地道：“我天天在盼你们来，终被我盼到了。”

两人见项少龙如此重视他们，感激得热泪盈眶。项少龙问起大梁的事，原来自项少龙携美逃出信陵君府，信陵君暴跳如雷，又发觉《鲁公秘录》除了头一截外，被人偷龙转凤盗走，气得差点儿自杀，更怀疑其姐平原夫人向项少龙透露消息，于是对她母子俩冷淡起来。少原君因此变得脾气暴躁，终日打骂家将，蒲布等乘机请辞。没有信陵君的支持，少原君难

以支撑二百多个家将的局面，索性将他们遣散，于是蒲布等联同四十多人，回到邯郸。他们均为这里的地头蛇，打听到项少龙安然无恙，立即来找他。

项少龙灵机一动，差人向乌应元要了一笔巨款，塞给两人道：“你们找个地方落脚，记得不要泄露与我的关系，只管尽情享受，当我要你们办事，自会找你们。”

蒲布两人知道他正与赵穆展开生死斗争，闻言心领神会，又见他出手比少原君阔绰十倍，人品则好上百倍，哪还不死心塌地追随他？

刘巢道：“我们在邯郸是很吃得开的人，现在正式离开平原府，不如我们假装投靠赵穆，好充当公子的耳目。”

项少龙暗忖果然是好主意，谁想得到一向与自己为敌的平原府家将，竟是他的人呢？与他们商定了投靠的对象，又研究联络的方法，两人兴高采烈地告辞。

项少龙心情轻松起来，去找滕翼，见他正在训练乌家的子弟兵，想起特种部队的观念，对他道：“你看看我的提议是否可行，在这两千子弟兵中，拣出大约一百个最优秀的，名为‘精兵团’，把他们带往农场封闭起来操练，学习各种不同技能，假如人人学得你和荆俊的一半身手，那时要闯进质子府救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了。”

滕翼先听得眉头大皱，暗想一百人能成什么大事，直到项少龙把自己以前在特种部队的严格训练和优胜劣汰的方式说出来，这经验丰富的猛将五体投地道：“如此训练方式我尚是首次听到，少龙你实是无可比拟的军事天才，战争到了你手上已变成一种艺术。”

项少龙心中暗笑，若把刀剑箭变成枪炮，只是这个古代特种部队，或可征服六国，统一天下，那时何惧区区一个赵穆？两人详细研究训练的方式和装备之后，项少龙领着荆俊和十名随身保镖，往雅夫人府去了。

策骑路上，项少龙想起不知去向的美蚕娘，恨不得立即掉转马头，回到桑林村去看个究竟。又想起远在大梁的纪嫣然，一时满怀忧思，不能自己，愁眉难舒。

与他并骑而行的荆俊，游目四顾，看着街上的行人，忽然有感而发：“小俊很感谢项大哥和滕大哥，没有你们把我带到这么刺激好玩的地方来，生活不知怎么过？”

项少龙抛开心事，笑道：“也可能害你丢了小命！”

荆俊嘻嘻一笑，洒脱地道：“那就只好认命。正是因为有随时丢命的危险，和美女玩起来才特别有味道，那种感觉就像我五岁那年，首次帮着我爹一起去猎虎的情景。”

项少龙失声问道：“五岁的小孩走路都不稳当，你能够帮什么忙？”

荆俊笑起来道：“这就忘记了，只记得当猛虎掉进陷阱时，发出可怕的吼声，吓得我尿都撒在了裤裆里。”

项少龙忍不住哈哈大笑，愁怀稍解。后方蹄声响起，众人闻声扭头往后望去。一骑由远而近，策马者外披头罩斗篷，一时看不清楚面容，到奔至近处，认出是谁，荆俊的眼立即亮起来。

项少龙微感惊愕，叫道：“致姑娘要到哪里去？”

赵致放缓马速，来到项少龙另一边，别过脸来，冷冷看道项少龙道：“兵卫要到哪里去？”

荆俊在那边向她眨眼道：“致姑娘还未回答项大哥的话呢！”

赵致见到荆俊就心中有气，觉得他比任何人都讨厌，怒道：“大人说话，没有你插嘴的余地！”

项少龙失笑道：“姑娘错了，小俊是我的好兄弟，他的话就是我的话。”

荆俊想不到项少龙这么抬举他，立时神气起来，挺起胸膛，故意惋惜地叹气道：“我还以为致姑娘是来找我荆俊的呢！”

赵致气得俏脸煞白道：“谁来找你？”

不知为何，荆俊的举止动作，总令她看不顺眼，心中有气。

荆俊呵呵一笑道：“那你来找谁啊？”

项少龙不禁莞尔，这小子对调戏女人，颇有一手。赵致知道落进了荆俊话语的陷阱里，若她答是来找项少龙，因荆俊先前语气暗示的意思，变成她是动了春心来找项少龙；若答不是，自然找的是他荆俊。事实上赵致也弄不清楚来找项少龙有何目的，昨晚项少龙大胜在邯郸有崇高武术地位的宗师级人物严平，震慑在场各人。一向自视甚高的赵霸也生出怯意，尤其现在有军方在背后为项少龙撑腰，赵霸哪还敢卷入政军两大势力的斗争中，宴后立即告诫诸徒，特别针对赵致，不准她惹项少龙。

赵致心高气傲，回家后愈想愈气愤，起来后不自觉策马往乌府走去，途中巧遇项少龙等人，所以追上来。不禁语塞，涨红了脸。

项少龙不知她和连晋的关系亲密至何种程度，轻叹道：“当时在那种被逼分出生死的决战里，不是连晋死就是我项少龙亡，而且连晋和赵穆施弄阴谋诡计在先，我则是光明正大和他比拼高下，谁能怪我呢？”

赵致自知理亏，垂下俏脸。连晋与赵穆以春药消耗项少龙体力一事，早传遍朝中权贵，赵致也有耳闻，却硬逼自己不去理会。不知怎的，现在由项少龙轻描淡写地说出来，却使她深信不疑，或者那是因为项少龙昨晚表现出不畏强权、光明磊落的态度所致。她对连晋的爱虽强烈，却纯出于异性间表面的吸引力，连晋利用她怀春少女的情怀，乘虚而入，攫夺她的芳心。这种初恋滋味虽令她难忘，但仍未到刻骨铭心的地步，当连晋完美的形象被破坏后，这段情愫便随风消散，一时间脑海里一片空白，茫然不知何以释怀。

项少龙对她的转变了然于胸，微微一笑道：“致姑娘，让荆俊送你回家好吗？”

赵致大吃一惊道：“我不用人送！”拍马驰进左旁的横街去了。

项少龙向荆俊打个眼色，荆俊会意，拍马追去，不理途人侧目，大嚷道：“致姑娘等等我！”

项少龙内心暗自高兴，赵致这妮子真的不错，与荆俊无论年纪和外形均极相配。最主要是他看出荆俊对她一见倾心，不过看来若要把她追到手，还要费一番工夫。忽然间项少龙醒悟到自己改变了很多，若在以前，对女人他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现在不知是否拥有太多美女，又或接连受心爱人儿横死的惨厉打击，他对女人的心意已淡多了，有点儿不愿涉足情场的心境。每一个人出生后，都要面对身旁的人的死亡，而最后则以自己的死亡作终结。这一年来，他历尽生离死别的噬心痛楚。

他想起昨夜与朱姬的事，当时虽是欲念大作，却与爱情扯不上半点儿关系，纯是基于异性相吸的本能冲动，可又是那么难以抑制。今晚见她时却要小心点儿，否则若和她发生肉体关系，事情会非常复杂。只希望她不会挑逗自己，这女人实在太懂得引诱男人。夫人府在望，项少龙暗叹一口气，拍马而去。众卫士忙策马紧随，十一骑旋风般卷进赵雅的夫人府。

雅夫人往王宫未返，夫人府内只有赵倩和公子盘。赵盘一下子成熟起来，没有像以前那般整天溜去玩，或调戏侍女、结党恣意生事。赵倩可怜他悲惨的遭遇，陪他读书认字，而赵盘在美丽的公主表姐面前，好似变成

另一个人似的努力学习。项少龙看得心酸苦痛，把赵盘领到花园，悉心传授他墨子剑法，又使手下和他对打搏击。

赵盘忘情地习武，项少龙和一旁观看的赵倩闲聊起来：“想不到这孩子变得这么懂事。”

赵倩两眼一红道：“他最爱的人是妮姨，现在他心中充满仇恨，不但恨赵穆，也恨父王，所以他要以你这个师傅为榜样，学得智勇双全，好为妮姨报仇雪恨。”

项少龙看着公子盘脸上那与他年纪不相称的阴鸷专注和坚忍不拔的神情，心中涌起一股寒意。他有种直觉，赵盘将来定非普通人，虽暂时仍很难猜到他可以有什么作为。

赵倩低声道：“他肯接受我，一方面因为我是你的人，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和他一样，都痛恨父王和赵穆。”

项少龙心头一阵难受，道：“你父王不是最敬重妮夫人吗？为何肯坐看赵穆行凶？至少应彻查此事，何况此事惹起军方的不满，使赵国面临长平之战以来最大的危机。”

赵倩幽幽一叹道：“没有人明白父王的，以前他并不是这个样子。自长平之战以后，他整个人变了，凡事优柔寡断，三心二意，甚至有点儿怕面对朝臣，尤其是军方的将领。他放任赵穆大权独揽，只手遮天。像妮夫人这件事，他本应严责禁卫查个水落石出，可是赵穆介入后，三招两式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宫内所有人对他心寒。”

项少龙由赵倩的话，看到长平之战对赵国的另一种影响。该役战败，是因孝成王中了秦人幼稚之极的离间计，以赵括代廉颇，也可说是新上任君主和当权老将的权力冲突。经此赵国有史以来最伤元气的挫折后，孝成王失去信心，变成一个逃避现实的人，甚至害怕看到朝臣责备的目光。于是赵穆乘虚而入，在精神和肉体上满足他的需求。赵王变成同性恋者，说不定是一种自暴自弃、带点儿自虐式的毁灭性行为。当然也有可能是天生的生理追求，真正原因，恐怕孝成王自己也难弄清楚。

赵倩凄然道：“我仍在怀念当时逃出大梁的日子，希望每晚有你疼爱人家。少龙啊！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这丑恶的地方，找个无人的荒野，让倩儿为你生火造饭，你则打猎来维持生活？”

项少龙心中苦笑，若他留在美蚕娘那个小山谷不出来，或者能以这种方式终老山林，可惜现在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将来到秦国去，面对的可

能是更复杂的权力斗争，在古战国时代，看来并没有桃花源似的乐土。否则美蚕娘不会险被土霸强奸，滕翼不致妻亡子灭。他把桃花源的故事说给赵倩听，当美丽的三公主心神俱醉，灵魂飞到那人类憧憬的乐土时，赵雅神色凝重地回来了。

项少龙和她避入静室商议。

赵雅叹道：“李牧在战场上是无可比拟的猛将，在权谋手段上却太鲁莽，更低估了赵穆对王兄的影响力。”

项少龙心叫不妙，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赵雅没有直接答他，苦恼道：“他们不明白王兄自长平一战后，最怕别人说他犯错，现今李牧摆明要逼王兄承认在妮姐一事中有疏忽和包庇嫌疑之责，他怎么肯接受？”

项少龙皱眉追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赵雅丧气地道：“昨晚宴会后，赵穆立即进宫找王兄，说些什么话没有人知道，想来是指责军方借题发挥，想动摇王兄宝座之语，对你当然不会有好话。”

项少龙终于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昏君误国，当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上，这个人便成胜败的关键。现代的民主制度虽充满缺点，但总比由一个昏君操纵所有人的生死胜过千百倍。

赵雅继续道：“今早王兄召我入宫，详细询问你的事，又逼人家说出和你真正的关系，让我差点儿招架不来。”

项少龙心中一惊问道：“你如何回答他？”

赵雅神色不自在起来，道：“当然不会说真话，不过看来他仍相信我没有迷上你，或者是因为我以前的声誉太坏了吧！”言罢垂下俏脸，满怀心事的样子。

项少龙托着她下巴，抬起她的脸，道：“现在我牵涉到军方和乌家两个系统，你王兄应不敢对我轻举妄动吧？”

赵雅凄然道：“人家担心得要死呢！你千万不要高估军方和乌家的力量，假如王兄不顾一切，就地把你处决，那时米已成炊，谁也不会真的为你与王兄去展开正面冲突。”

项少龙心中涌起怒火，冷笑道：“想杀我项少龙，恐怕孝成王要出动大军才行，我绝不会俯首就擒的。”

赵雅嗔道：“有时你这人真像个有勇无谋之辈，只是王兄的亲卫兵团

便达两万人，守城兵三万之众，主帅乐乘是赵穆的人，闹起事来，谁救得了你？你若有不测，人家怎么活下去啊！”说到最后热泪夺眶而出，可知她是何等凄惶恐惧，却又似另有隐情。

项少龙心疼地把她搂入怀里，微笑道：“放心吧！曾有人说过我是多灾多难的新圣人，所以绝死不了。”

赵雅一呆道：“谁说的？什么是新圣人？”顿了顿又说道：“现在人家方寸已失，心乱如麻，少龙快教我应该怎么样做。”

项少龙沉吟片刻，道：“还有什么选择，只有逃离邯郸，始有生路。走之前我定要把赵穆碎尸万段，以泄心头之恨。”

赵雅爱怜地抚着他脸颊道：“你答应要带雅儿走的啊！”

项少龙肯定地回答道：“这个当然，不但带你走，小盘和倩儿也随我们走。”

赵雅轻轻道：“是否到秦国去？唉，秦人比任何一国的人更深沉可怕啊！”

项少龙笑道：“别忘了我是新圣人。”站起身来道：“恐怕要到秦国才有机会陪伴你们，孝成王的反应大出我意料，我要立即找李牧商量，设法缓和你王兄的情绪。”

赵雅陪他往外走去道：“我会负责侦察宫内的情况，幸好有晶王后站在你那一边说话，王兄又三心二意，短期内应不敢以霹雳手段对付你。”说完忽垂下脸来，美目掠过复杂难明的神色。

项少龙当然看不到，只是以为她心中郁闷。邹衍可能深信他是什么新圣人，但他却知道没有这一回事。若有新圣人，就应是嬴政。可是现在这样子的嬴政，凭什么做统一天下的新圣人？项少龙突然想念起以前在二十一世纪惯用的尖端武器。在这个时代，最厉害的剑手，对付得十来人也应付不了百多人，何况是成千上万受过良好训练的兵将。所以只能从战略和谋术入手，才有保命逃生的机会。忽然间，他对邯郸生出恋栈不舍的情绪，终于要离开这座伟大的古城了。

项少龙来到李牧在邯郸的大将军府，墙内的广场处聚集过千人马，整装待发，似要立即出门的样子。项少龙心往下沉，由府卫领去见李牧。李牧正从宅内出来，一身戎装，见到项少龙，把他拉往一旁道：“大赵再也没有希望了，今天大王把我召入宫，要我立即赶返北疆，应付匈奴，更不

给我机会提起赵妮的事，明言邯郸由赵穆负责。你快走吧！否则性命难保。”

孝成王的反应，显然出乎名将的意料。

李牧又低声道：“邯郸城内的将领有很多是我以前的部属，我把你的事告诉他们，嘱他们暗中帮你一把。”接着说出几个名字。又道：“假如赵穆派人来追你，可逃往北疆来找我，只要进入我的势力范围，我就有办法保护你，纵使大王也奈何不了我。”

项少龙想不到这个只见过三次面的人，如此情谊深重，义薄云天，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李牧解下佩剑，递给他道：“此剑名‘血浪’，比之飞虹更胜数筹，吹毛可断，破敌甲如无物，以你的绝世剑法，当如虎添翼，不要拒绝，否则李牧会小看你。”

项少龙涌出热泪，接过这名字可怕的宝剑。

李牧拍着他的肩头喟然道：“哪处可容你，便去那处吧！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在沙场相遇，那时各为其主，说不定要生死相见，我绝不会留情，你也应该那样对待我。”

言罢哈哈一笑，说不尽的苍凉悲壮，毅然上马离府，踏上北征之途。项少龙百感交集，呆然目送，颇有举目无亲的感觉。抽剑一看，晶光灿烂的剑体上隐有枣红血纹，呈波浪状。剑柄处以古篆铸有“血浪”二字。昨夜的喜悦不翼而飞，现在唯一可做的事，唯凭靠自己的智谋和能力，使乌家和自己心爱的人儿们，能安全离开这毫无天理的地方。

项少龙茫然离开大将军府。没有李牧这样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大局，军方纵对赵穆不满，仍不敢犯诛族之险为赵妮一案仗义执言，更没有人敢站在他的的一方，他也不愿连累其他人，现在只能靠乌家和自己。李牧被遣返北疆，整个赵国的军界、政界全清楚赵王的心意，就是他要与赵穆站在同一阵线，而项少龙是赵穆最大的眼中钉，自是朝夕难保，时日无多。

雪中送炭没有多少人肯做，落井下石却是人人乐而为之，因为既可打击乌家，且讨好赵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赵穆何时取得赵王的同意，一举除去乌家和项少龙。有什么方法可拖延赵王下决定呢？

苦恼间回到乌氏城堡，陶方迎上来，道：“那个叫单进的楚人被我们擒来关在囚室，不过这人是硬汉一名，不肯吐露半句话，现在看看少龙你

有什么意见，说不定要下重刑。”

项少龙像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道：“搜过他的行囊吗？”

陶方叹道：“都是些没有关系的东西，以赵穆的奸猾，绝不会有这么容易被人抓到的把柄。”接着颓然道：“就算这人肯乖乖合作，站出来指证赵穆，赵穆仍可推个一干二净，反指责我们诬陷他。唉！你说孝成王信他的男人还是信我们呢？”

项少龙沉吟道：“只要我们清楚赵穆和楚人的来龙去脉，就可设计对付他，所以绝不可轻易放过任何线索。”

两人来到后宅，由一座建筑物的密室入口，进入守卫森严的地下囚室。楚谍单进被绑在木桩上，满脸血污，精神萎靡，显是吃过不少苦头，垂头默然不语。项少龙虽很同情他，却别无办法，战争时期，对敌人仁慈，简直是自杀。

项少龙灵机一动，把陶方拉到一旁道：“这人一看便知是不畏死的人，否则楚人不会派他来负责这么重要的任务，可是任何人的忍耐力总有限度，只要我们找到好的方法，便可摧毁他的意志。”

陶方没好气道：“问题是有什么办法？”

项少龙道：“方法叫疲劳审讯，你找十多个人来，不断重复向他问问题，不准他如厕和吃东西，最重要的是不让他睡觉，审问时要以强烈的灯光照他，我看他能挺多久。”

陶方还是首次听得这样的审讯方法，半信半疑道：“会有用吗？”

项少龙肯定地道：“包管有用，你先使人料理好他身上的伤口，给他换过干净的衣服，立即进行。”

又和他说些审讯的技巧和要问的东西，陶方也觉很有道理，项少龙才去找乌应元。乌应元正在密室内接见客人，知道他到来，立即把他请进去。那是个毫不起眼的行脚商人，身材高颀，可是相貌猥琐，样子一点儿也不讨好。

乌应元拉着项少龙坐下后道：“少龙！这位是图先生最倚重并有智多星之称的肖月潭先生。”

项少龙心想原来是吕不韦头号手下图先派来的密使，如此看来，吕不韦是不惜一切，要在短时间内把朱姬母子接返咸阳。

肖月潭相当客气，道：“未到邯郸，早闻得项公子大名，请不要见怪，现在肖某的样貌是假的，情非得已，故不能以真面貌示人。”

项少龙恍然大悟，原来是易容化装的高手，表面看不出半点儿破绽，灵机一动道：“那就是说，先生可把储君母子变成任何模样？”

肖月潭点头道：“项公子的思想非常敏捷，这正是图爷派肖某人来邯郸的原因之一，但怎样才能把他们接出来，须靠你们。”

项少龙正想说把她母子接出来并不困难，几下被乌应元踢一脚，忙把话吞回肚内。

乌应元接着道：“假如我们救出她们母子二人，吕先生那方面怎样接应我们？”

项少龙恍然大悟，以他们的实力，又有肖月潭超卓的易容术，救出她母子应不是问题，难就难在乌家要同时全体逃亡，所以乌应元把嬴政母子和乌家挂钩，逼吕不韦一并接收他们。

果然乌应元继续道：“质子府守卫森严，自庄襄王登基后，府内长期驻有一营禁卫军，邯郸城禁之严，天下闻名，除强攻硬闯外，别无他法。不过肖先生请放心，我们已有妥善计划，包管能把他们母子无惊无险地送到城外。”

项少龙知道他在夸大其词，也没有想到什么救人大计，但换过是他也只好如此骗取对方的信任。

肖月潭道：“敝主曾和庄襄王商量过这个问题，届时我军会佯攻太原郡的狼孟、榆次诸城，引开赵人的注意力，而图爷将亲率精兵，潜入赵境接应，只要你们到达潦阳东的漳水西岸，图爷可护送你们取魏境和韩境返回我国。”顿了顿又道：“肖某可否先听听你们的奇谋妙计。”

项少龙暗叫厉害，他说了这么多话，事实上没有泄露半点儿图先率领精兵的位置和路线，因为若要配合行动，图先须身在赵境才行。几下再被乌应元踢一脚，显然要他立刻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计划出来应付。

项少龙哪有什么计划，他故作神秘道：“肖先生可否等待三天，因为计划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联络她们母子，这事我仍正在进行中，待有头绪，其他细节始可做最后取舍。”

肖月潭不满道：“至少应透露一点儿情况给肖某知道吧？”

项少龙故作从容道：“先生的出现，令整个计划生出变化，因可借助先生的易容术，使我们远离邯郸而赵人仍懵然不察，所以我要再做新的部署。”

肖月潭面容稍宽，点头道：“明白！”转向乌应元道：“听说乌家的